



明 仇英绘《西园雅集图》。
(资料图)

手记

世间自有公论

本报记者 朱忠鹤

“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”首次展出清代“元祐党籍碑”拓片可谓用心良苦。一方面,这幅拓片反映了北宋激烈的党派之争;另一方面,通过这幅拓片背后的石碑变迁,折射出了人心向背、文化传承。

广西龙隐岩“元祐党籍碑”上有一首明万历年间诗作,这首诗借物论史,用鲜明的观点道出了后人对“元祐党人”及蔡京等人的评价:“元祐由来五百年,党人姓字此间留。中衰宋室匡攸定,贝锦谗言谄不休。岩石坚刚胜竹帛,薜萝掩覆若金瓯。贤良自是流芳远,追贬徒劳奸佞谋。”

历史往往如此吊诡,当初蔡京极力怂恿宋徽宗刻立“元祐党籍碑”,本是为了羞辱和打击这些“元祐党人”,不想这块石碑却成为“元祐党人”后人引以为荣的遗物、记录蔡京自己卑劣品性和丑恶嘴脸的证据。

蔡京的意想不到的事与愿违,只因世间有“公论”二字。如果拉长时间轴线就会发现,“公论”犹如一根神长了的橡皮筋,虽遇短暂外力可能会变形,但只要外力消失,它就会立刻变成笔直的一条线,这根线决定着历史人物是出现在光荣榜里还是耻辱柱上。正因为如此,孔子在著《春秋》时,那些乱臣贼子才会感到惧怕,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无礼与暴行会遭后世唾骂。

写到这里,想起了“崔杼弑君”的故事。春秋时期,齐国大夫崔杼杀掉了当时的齐国国君,太史官在史册上写下了“崔杼弑其君”这几个字,不愿意背负恶名的崔杼当即杀掉了这位太史官。不想,这位太史官的弟弟仍秉笔直书,在史册上继续写下“崔杼弑其君”字样,崔杼又把太史官的弟弟杀掉。太史官的三弟听闻后,继续写下“崔杼弑其君”,而对刚直不阿的太史官,崔杼没有再杀他,而是挥了挥手,让他离开了。太史官三弟刚出门,遇到了匆匆赶来的齐国另一位史官南史氏。原来,南史氏听说崔杼因记录“弑君”一事杀了两名太史官,他匆忙赶来,就是为了当着崔杼的面,继续如实记下“崔杼弑其君”一事。

这里我们既感动于史官不畏强权、忠于职责的浩然之气,同时也能明显感受到包括崔杼在内的古人对后世评价的敬畏。其实,何止是古人,作为现代人,我们同样应该敬畏“公论”二字。

唯有如此,我们做人做事才能“不逾矩”。

后人以碑上有先辈名字为荣

本报记者 朱忠鹤

从《元祐党籍碑》看古代文人操守——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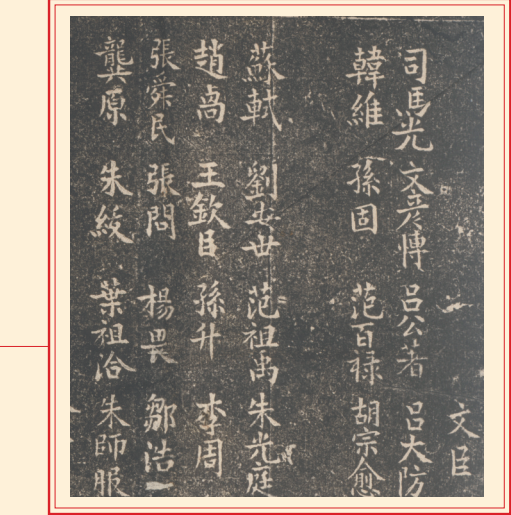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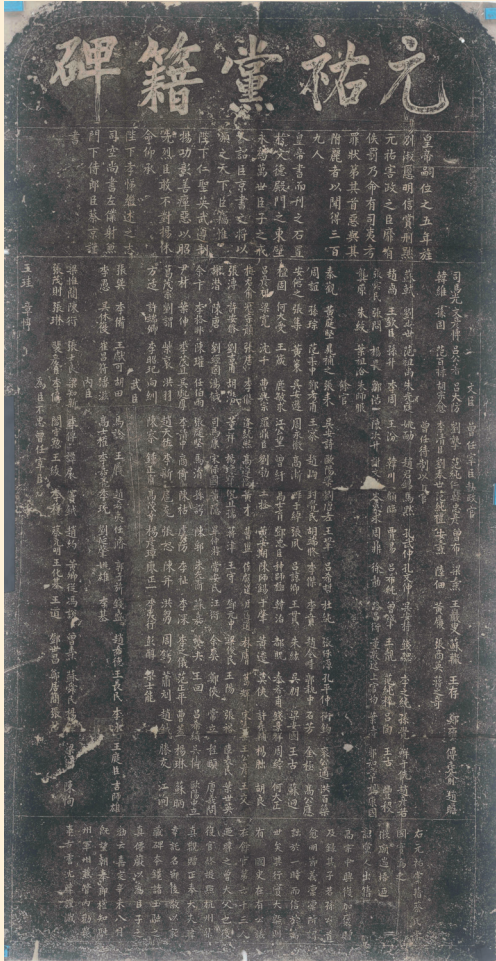
提示 TIPS

隐藏着跌宕起伏的历史纷争,也折射着北宋至南宋时期在激烈的党派倾轧下的人心向背。一个共同的名字叫“元祐党人”,这是当时人们对反对变法的官员的称谓。这幅拓片的背后,代拓片《元祐党籍碑》。在这幅拓片中,写有司马光、苏轼、苏辙等共计三百零九人的名字,他们有着辽宁省博物馆正在举办的《山高水长——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》中,有一幅首次展出的清

可能没有哪一块碑的命运如“元祐党籍碑”这般起伏不定。

辽宁省博物馆举办的“山高水长——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”中,包括“元祐党籍碑”在内一共展出24件碑拓。“碑帖拓本数量如此之多、之集中,这在我们辽博过去的展览中是较为少有的。”辽宁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副主任么乃亮说。据了解,这幅清代的“元祐党籍碑”拓片为辽宁省博物馆首次对外展出。

若要追根溯源,“元祐党籍碑”始于宋徽宗主政时期,不过,时隔不久,宋徽宗又下令将其毁掉。时隔90余年后,有人根据原来石碑拓片内容将碑文重新刻在广西桂林的龙隐岩上。又隔十余年,有人根据自家收藏的刻本,将“元祐党籍碑”另刻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的真仙岩上。也就是说,当初宋徽宗



左图:清朝“元祐党籍碑”拓片。可见司马光、苏轼等文豪名字列于其中。

下图:明朝佚名《著英胜会图》。可见司马光被罢黜后不问朝政的情形。



“元祐党籍碑”立了又毁

名单,时任宰相的蔡京最初提供了一份120人的名单。《宋史》记载:“己亥,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、侍从苏轼等、余官秦观等、内臣张士良等、武臣王献可等凡百有二十人,御书刻石端礼门。”即翻出旧账,将故去的文彦博、苏轼等人列在名单中。这是第一块“元祐党籍碑”,由宋徽宗亲自书写,其目的是为了让这些反对变法的人“广扬恶名”。

崇宁二年(1103年)九月,有臣僚上言:“近出府界,陈州人士有以端礼门石刻元祐奸党姓名间臣者。其姓名朝廷虽尝行下,至于御笔刻石,则未及知也。欲乞特降睿旨,具列奸党,以御书刻石端礼门姓名,下外路州军,于监司长吏厅,立石刊记,以示万世。”意思是说,皇帝御笔刻石这件事,京城以外的人不知道,请求降旨再刻石让天下人皆知。于是,“元祐党籍碑”又一次刻制,陈列的地方扩散到了各个地方官府。《宋史》记载,崇宁三年(1104年),“元

祐党籍碑”进行了第三次刻制,这一次,碑中人数增至309人,碑刻内容由蔡京书写并林立全国各地。

这309人,除名字雕刻在石碑上被“扬恶”之外,他们的子孙不允许留在京师,也不许参加科考,这些人“永不录用”。

实际上,这309人中,有些人是反对变法的,有些人是蔡京借严惩反对变法者之名,打击报复自己的政敌。比如,变法派的李清臣、王安石的学生陆佃等并不是“元祐党人”,只因得罪了蔡京,名字也被写进碑文里。

蔡京之举,实际上是将北宋一朝的政见之争演变成挟私泄愤、打压异己的行为。蔡京此举引起了多方的不满。

崇宁五年(1106年)正月,北宋上空出现星变,觉得不祥的宋徽宗下令销毁“元祐党籍碑”。《宋史》记载:“朝堂石刻,已令除毁,如外地有奸党石刻,亦令除毁。”也就是说,全国各地的“元祐党籍碑”都被销毁。

南宋士人推崇“元祐党籍碑”



宋 李公麟《西园雅集图》局部。(资料图)

笔记里,陆游写道:“建炎以来,尚苏氏文章,学者翕然从之,而蜀士尤盛。亦有语曰:‘苏文熟,吃羊肉;苏文生,吃菜羹。’”意思是说,熟悉苏氏文章,就能功名顺畅,相反,对苏氏文章不熟者,在生活上只能吃菜羹了。通过陆游这几句简短描述可知,南宋文人对苏氏文章推崇备至。

多次立碑,终而销毁;子孙再立,赓续

精神。蔡京原本为了“扬恶”而立的“元祐党籍碑”,却成为“元祐党人”后代值得炫耀的证据,以及守望那段历史、反衬蔡京卑劣的见证。这,可能是蔡京万万想不到的。器物可以变成文物,淹没在历史长河中,世道人心却不会。

(本版图片除注明外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)

唐宋八大家



BAO ZANG



06

2021年
2月18日
星期四

责任编辑 周仲全

视觉设计 隋文锋

检校 孙广

马松波



更多精彩内容 扫码观看